說郛目錄卷第五十二

明皇十七事 李德裕

開天遺事 王仁裕

開天傳信記 鄭棨

幽閒鼓吹 張固

搜異記 李瀆

明皇十七事序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涯以下奉職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高力士終始事迹試爲言之臣涯謹奏云上元中使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事巫州因與周旋力士以旁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口語號曰問高力士說上曰令訪史氏取其事書之臣涯等既奉詔乃詣芳孫度支員外璟詢事璟曰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覼縷未

竟復著唐歷採擇義敏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錄或秘不敢宣或怪奇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甚實臣德裕十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晃開元初俱爲尚書郎後官亦俱廉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說明皇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每爲臣言之臣伏念所臆授凡有十七事歲祀久更遺稿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練習愧史遷之該博唯欠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備大君之問謹錄如左以補史官之缺云

明皇十七事

唐　李德裕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閒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執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之忌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贊其事他日說又有事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其藥喜盡出左右獄搆火殿中煮未及熟怠而假寐影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

甲操戈繞藥三匝藥盡覆而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煑於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復見覆藥如初凡三煑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因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以告說說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恩澤莫能及肅宗之與說子均垍若親戚兄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

玄宗初即位禮貌大臣賓禮故老汙意於姚崇宋景引見便殿皆爲之興起去輒濡軒以送其他宰臣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拔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崇爲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顧崇再三言之冀上少酬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鴻業即當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既任崇爲相政事之大者當日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秩甚卑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書方悸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爲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聞者

皆以上有人君大度得任相之道焉

魏知古起家諸吏爲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鄙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分曹洛邑會知古至特其家君頗招致請託知古歸悉以聞止他日上召謂崇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因奏曰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郡矣其爲人欲而寡慎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薦以至榮逢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陛下法陛下原之臣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以補元化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以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力士語曰爾知吾

拔用乾曜之速乎力士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志忠故用之力士曰志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志忠晚乃諺悞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歎蕭嵩爲相引韓休爲同列及休相稍與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極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因嗚涕上爲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第歸至夕當有處無

使至旦宣麻常朝謁也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卿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補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進甘子上以素羅包二枚以賜之

玄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自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爲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筭星術視人授筭而能窅知善惡夭壽上使筭累憒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

今安在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能敗其中試飲以菫汁不死者乃奇士也會天寒甚乃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二巵醇然如醉者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焦且黧矣命左右取銕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於袋乃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傳於墮齒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深白上乃信其不誣矣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奏旱數當耳召龍興雲烈風迅雷適足以暴物不可為也上强之又曰苦暑人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徹之獨盛一鉢水以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有若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直上數尺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極馳而

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出若一疋素練者既而
昏霾大風震雷以雨力士纔及天津橋之南風亦隨
馬而至矣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時
孟溫禮爲河南尹目覩其事溫禮子皞嘗言于臣亡
祖先臣與力士言同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
亦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徧於耳目也今洛
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即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回
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澤焉
寺今見在

此修覽柳氏舊聞

玄宗善八分書凡命相皆先以御筆書其名置案上
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
也汝庸知其誰也即射中賜爾巵酒肅宗拜而稱曰
非琳與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巵酒是
時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將倚爲相者數矣竟
以宗族繁盛慮附託者衆卒不用
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構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髮
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第歸院吾當幸汝矣
上至見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

左右使用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動上念即詔力士下京兆尹率選民間女子細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歸由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間致女子人間囂囂然而朝廷好言事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獲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召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選中頃者后侍寢魘不悟吟呼若有疾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贈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謂妾曰吾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劍抉而入腹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吳操嘗言於先臣與力士所說亦同代宗之誕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吳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媼惶惑乃以宮中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

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媼叩頭具服上昵謂
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
喜置諸掌內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邊其父及上起身
還宮進內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以
勸太子飲酒吳秦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言亦同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
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刀取餅潔之上熟視
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
愛惜

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每爲致殊禮殿
西偏張金鷄障其下來乃賜坐肅宗曰天子殿無人
臣坐禮陛下寵之既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
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
興慶宮上潛龍之地即聖歷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
及即位立樓于宮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輝朝退亟
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
十年及[illegible]猶[illegible]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
酒四顧悽愴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

異時上張樂宮中歌舞嘗置之榻以黃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持用至是使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殷師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眷因使視樓下工歌有善水調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工歌亦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潸然淚出顧侍者白誰爲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眞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候上駐馬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民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玄宗始入斜谷也早烟霞甚晦知頓使韋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爲之舉倜懼乃注以他器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

御宇之初嘗飲大醉損二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
四十餘年未嘗甘酒指力士及近侍曰此輩皆知之
非給卿也從臣聞之無不感泣敎敎儆戒也如是
富有天下五十載豈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蜒奇
狀靡不瞻覩及鑾輿西幸一夕乘雲雨自池中望西
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法然
流涕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蔚
之於是龍振甲而登天

玄宗於諸昆季友愛殫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王
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詫王驚慚不遑上顧
其悚悚欲安之黃旛綽曰不是錯喉上問何也對曰
是噴帝上大悅
玄宗遷播遷於蜀百官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
者爲祿山所脇從而黃幡綽亦在其數得出人左右
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
釋之有毀於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圖夢皆
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垂

堦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祿山夢見殿中槅子倒幡綽曰革故鼎新推之多類此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因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開元天寶遺事

唐　王仁裕

王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

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筯表直

宋璟爲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筯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筯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illegible]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就賜中金一千兩

慙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于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遣[illegible]勢撻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尤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

開元天寶遺事

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逕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劍禹步誦

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
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
伏死於地僧以水噀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
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
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至寶也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
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
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
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
專寵遂不復此戲也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
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

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
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
石爲記惡碑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綾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
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
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illegible]
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
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
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
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
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正欲納爲婿

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村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陟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僅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弇私通情

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
氏與李弇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
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
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
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
及童僕輩經栲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
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聚
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官
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弇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
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弇依刑處死封
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張說後爲綠衣使者
傳好事者傳之

瑞炭

西凉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
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
熱氣追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

時取溪氷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花上金鈴

天寶初宣王日侍好聲乘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為繩密綴金鈴每於花梢大上每有烏鵲翔集則令園東掣鈴常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功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氷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燭而膩似脂而硬不

如何物所造也每至夜進寶鼓間坐酒酣作狂其酒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怪也

夢玉鶯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鶯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儀魚燈

雨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儀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鑑物如木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睠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

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慎卹膠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離帝左右每執觴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過宮妓中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輒然有聲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祁至國忠使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鬥於籠

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恭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彫成燭奴帶使執畫燭列立於宴席之側日爲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其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爲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爲相後因名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爲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

美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金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園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猫其肌膚稱爲暖手當以如是

金永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爲金衣公子

花裀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裀何銷坐具

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於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酵輿

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擡舁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爲風流藪澤

依氷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illegible]陝州人也方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見乃氷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

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
遂拂衣長往歸遯於嵩山

禽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爲好畤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
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迭路鳥鵲之
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二成相字[illegible]
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
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
又于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爲
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禁[illegible]枯松復生枝葉蔓
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
祥不誣矣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輦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躶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窻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而靈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廳事壁間點一橫窻飾以雜寶綾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窻下有貴人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眞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禍福

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間於關內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

斯爲國寶不隊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
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
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
板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日
前而便即歡賞目之爲移春檻

冰山辟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
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
如此也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
金錢爲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
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
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麵蠒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爲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畫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陣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爲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爲王家富窟

牀畔香童

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

之七誌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點矮童二人捧七
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
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漉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
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愛而
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

[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
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
草怨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
華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
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晚開合蛛絲稀密以爲得巧

之誤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遲失則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開爲荆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暴作不辨面目唯聞空中有殿鳴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冑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荆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今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也

縣妖破膽

李杲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杲盡革之踰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

首於村邨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靑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也

喜信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閭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也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鴛鴦戲於水中時擁貴妃於綉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鴛鴦乎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堅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豎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

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占雨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觀席間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以此常爲雨候固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也向火言附炎也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眞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遞相延請爲避暑之會

時人無不愛美也

氷筋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牖皆爲氷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晩朝覩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氷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惠比象可愛也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鞚矮駒賫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誦諷焉

占風鐸

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爲占風鐸

山猿報時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

問太素起居精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
一時卽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
因目之爲報時猿其性慶有如此

遊蓋飄青雲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閒地故學士蘇頲
應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
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紅氷

楊貴妃初承恩名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凝

結爲紅氷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
者爲勝名入妃子遂罷此戲

精神頓生

明皇每朝政有闕則虛懷納諫大開士路早朝百辟
趨班帝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衆僚謂左右曰朕
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言刑

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詐復貪財賄時亦多之亦汙之每中書議事及衆僚巡廳或有所忤立便叱罵爲衆所嫌故朝彥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人也

銷寃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寃橋也

逐惡如驅蚊蚋

袁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袁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

歇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皆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

人號爲欽馬杯

吹火照書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獨常於馬廐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睠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名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勑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喜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淚粧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爲淚粧識者以爲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索鬬雞

李林甫爲性狠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羣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鬬雞

肉陣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蔽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傳書鷰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日覩堂中有雙鷰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鷰曰我聞鷰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茂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鷰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鷰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窻泣血書慇懃憑鷰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鷰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鷰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鷰遂泊於肩上見有

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鷰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鄰里

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燈婢

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婢飾以彩繒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爲燈婢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美人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鬬花

長安王士安春時鬬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花死中以備春時之鬬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遶

相揷掛以爲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然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眞文場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之候動淸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含玉嚥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蟲兒於口中蓋藉其凉津沃肺也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探其理道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座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也

擊鑑故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即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蓋云救月蝕也

歌直千金

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譖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

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劒也人日憎怨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姐客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太白特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殽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名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遊春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

猧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猧子放之令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

沈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鹿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每弋

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爲沈雲兒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兩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illegible]
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湧以成池
又縫錦繡爲鳧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鈒鏤小舟戲
翫於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
衙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金雞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竪之高山上元夜
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桑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龍鷹藻桑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桑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爲

爲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爲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泊泊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閭閻或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氷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姦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氷令
工人鏤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
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嚼虜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沉麝方
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止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主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
嘗問答或語及兩狥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
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腳語也不足可言

暖王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則
此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

百寶欄
楊國忠切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
國忠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以麝香乳香飾土和
爲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客於此
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
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姦幸
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
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
學士過有所飾

雪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眷寵負廊廟霜毫生領
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叢穴樂生尭世死荷聖恩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
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
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
秦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
帝善賜帛以旌之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爲風流陣以霞帔錦被張之爲旗幟攻擊相鬬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勑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義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也帝因與諸王閑步於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觀此可以爲鑑諸親王皆唯唯帝呼爲竹義

美人呵筆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凍筆莫能
書字帝勑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
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傳信記序

余何爲者也累叅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
朝故事莫盛于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
叅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步領
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者曰開天傳信記斗筲微
器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
是其心也唐吏部員外郎鄭棨撰

傳信記

唐 鄭 棨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
亡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
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
未久書生殺驢枝蒜備饌酒肉霧霈上顧而奇之及
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
杜間必過琚家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
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勉

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臥諸
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于色左右或
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
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上于東都起五王宅于上都
製花萼相輝之樓蓋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上與
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
無與此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
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惰怠近古帝王友愛之道
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國開
遠門西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行庫財
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
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
者不囊粮其瑞疊應重譯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俾
告成之事上猶惕厲不已爲讓者數焉是時劉宴年
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
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以宴間生秀妙引宴于

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宴於膝上親爲宴畫眉人
丱髻宮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宴祕書
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用
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
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
術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後古人行之所以
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
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
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直
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
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
虫凡百餘萬石時無飢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
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
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
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積疊石爲
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上爲皇祖時風衰壞異神彩美邁嘗於朝堂比武攸
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驚
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不常爲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
召諸侯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
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善臣有聞焉夫音者
始于宮散于商成於羽徵羽莫不根抵囊橐於宮商
也斯曲也宮雜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
臣也宮不勝則主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
僭則犯上發于隱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
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
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
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
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又
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
餘濶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
鏟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

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
金吾衛士白捧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
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耳與百姓同樂
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
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揚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
從之安之到則周行賡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
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境
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遁常處遁於馬廄中與傭僕雜作一日
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遁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收視
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朵兩張
起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
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旌庶孽耶若加禮收
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
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遁詠之立呈詩曰兎子死闌
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驟加禮敬遁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

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遁出代稱小許公也
道士葉法善精于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
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
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
方有朝紫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
一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余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
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
蹙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辨如此豈非
魑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
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以小劍擊之隨手失醉于
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攝遽視其所乃盈瓶醞酒也
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
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
召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慕語
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庭
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畢
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畢訖附耳密語其貌甚恭

寂但顧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三是三寂雖去
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閤其扉寂乃徐命弟
子云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
眞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經葵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
爲縉紳所譏也寬子諝復爲河南尹素好詼諧多異
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者畔似郍畔郍畔似
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
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卽是兒猫若不是兒猫
卽不是兒猫諝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旁我[illegible]
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illegible]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
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
顧夭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
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文章
知此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illegible]
加寵焉
太眞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冷冷然新聲雖太常
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器上造

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珎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拏瓊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其他綵繪縟麗造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于前遂命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閣劍橫空峻巒輿出守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邵太守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乎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實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瓜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觀諸仙娛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其曲婁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刻名在焉

上封太山進次榮陽旆斾然河上見黑龍俯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旆斾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旆斾然即濟水也溢而爲榮遂名旆然左傳云楚師濟于旆然是也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覓之狀名曰覓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迴欲于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

者解之云衆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
寶弘農得寶耶于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上幸愛祿山爲子嘗與貴　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
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　不拜我而拜　子意
何在也祿山奏曰　家即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知
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　腹中何物
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
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

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
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
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
力士裹以油幞置棺木下壓殺而埋弃之不旬日有
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于路乘騾而笑謂使者曰上
之爲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閿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
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

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急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曰信然萬廻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粮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忽一日朝賫所備多返其家告父母曰兄乎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廻故謂之萬廻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廻於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

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猪立踞牙鈎爪三尺余以繫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大眞妃常因妬娼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illegible]軿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illegible]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弟憫然遽命力

士召歸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詞調乾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鑾輿劃出駈甲伏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團兮綉一團玉鏤鈳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攖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瓤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憧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賢而奇之將加上命朝霞改去賀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春官衛上左焉

士召歸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詞調乾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今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illegible]神仙之輻湊鑾輿劃出駈甲伏以駢闐[illegible]

幽閑鼓吹

唐 張固 清河人

宣宗嘗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之弟顗嘗危疾上使訊之使廻上問公主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歎曰我惟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父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脩飾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
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
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勑使如何韋公即
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
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既不爲之素備乃
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太和末事
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
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
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
社稷之福對敭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
貯畫言乎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
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
孤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
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
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

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悉乎
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
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
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
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
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
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
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
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
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
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
對作此題速改之爲渥洼馬賦曰校毀于奮筆斯須
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
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彝崢嶸甚宜以解
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定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毀於澗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耻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

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illegible]
都以爲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illegible]
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illegible]
趣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illegible]
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
秀才獻卷已畧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
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
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
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
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
中

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潮州拜賓客分司朱
崖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過
非久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
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端初朱崖
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
在位朱崖爲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拜封川多

方阻之來勿朱崖知而憂之邠公杜相即封川堂時
爲京兆尹一日謁封川封川謂念杜公進曰何成就
也封川曰君輔我何念杜公曰非大[illegible]乎曰是也何
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
杜曰大成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
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
亦可平治傔又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
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朱崖
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封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
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
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
虔州議之竟爲所隳終致後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朱崖
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
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祗奉亦竭
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
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
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一時却與欽義感悅數倍

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氊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進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繿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元相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

嘉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矣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觸見知以君才識必自富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與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鏝賚絕厚滿廳施大門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閒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冤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公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閱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賫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拼廻

是書爲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因在懿僖間採摭宣宗遺事簡當精嚴誠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家藏有固宋本將刻而傳焉嘉靖壬午春三月吳郡大石山人顧元慶

摭異記

唐　李濬

濬憶兒童時即歷聞公卿間叙國朝故事且兼多語其世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輟成一小軸貯之松窻

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

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
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大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
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
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叙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
食沾賚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敎上曰大哥好作
主人呵嘴但謹爲上客上在禁中常自稱呵嘴以是極歡而罷
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因臣聞起居注必記天
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　天子閨行極庶人之禮
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
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叙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
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乎　上聞庶明臣等守職
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爲荅辭甚謹上然
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
十幅黃麻爲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王
上請自部納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
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山
陷長安用嚴高計未至升殿宮先以火于炬猛焚是
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錄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

聞傳記者尤鮮祿山謀臣嚴莊高尚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呼木芍藥本記云禁中爲牡丹花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曉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幾年遂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絲竹遂促龜年因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與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

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illegible]
烏皮六縫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illegible]曰
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
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
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顏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
爲宮中所捍而止[illegible]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
眺久之上暇顧愉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illegible]
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illegible]

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
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
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上好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
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
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
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
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
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illegible]
尤用卑損會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
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illegible]
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宣以門
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會祖天子父相
王臨淄郡王某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
於車服上因聯飲三銀船盡一巨餡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惠利之性特異常者因[illegible]
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

每以忠讓勵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臣願陛下深以爲誡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illegible]
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危之禍
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
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
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於其
恩者三更殊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
無罪被擯六宮共憐之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
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日意所
通書可奏爲吾者言之頗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嶠子失其名赤進田新朝涉之歷剖賢人之心上
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爲相以泌三朝順遇禮待信用不與諸
宰相等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尤惜謬用李林甫
再三嘆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
英特之姿何茹不察耶泌因奏曰玄宗盛年始初已
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戾元賈后欲圖
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
閣上下鄠杜之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
除內難有漢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
姦兇自殪而夙尚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
美武帝更僕之問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
力所能舉上既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
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之言用聲色
爲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

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勤儉爲志則臣下守法官無
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亦怠矣故林甫善爲承逆上
意招顧金王託庇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百吏
可知是以楊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
未爲害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
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亾而齊難作則
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上怡然
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大和
開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畫得進謁修己始以孝廉
召入籍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暮內殿賞牡
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傳唱壯丹花詩
誰爲首出修己對曰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
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嘗
賞移時楊妃方恃恩寵上笑謂賢妃曰粧鏡臺前宜
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
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檐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修己
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上舉

白玉如意指張說董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于顏色遂命進美酎盡爵促步輦歸寢殿開成永諸錄中叙上語事右楊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醲酎以自醉解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仁傑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指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其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而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杖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字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得罪未宜太偪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

南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構曰丞相

甫正將諮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來遭崇搆也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搶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勵聲曰視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靳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扎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昔言之兼用簾爲贄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請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舉異於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榮脉動竦駭神鬼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旁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物之異聞

雷公鏁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崙子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鮹　鏤白玉香囊并玉鏁子長三尺餘　異竹篾長二百餘尺　黃楊枕文有

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　中藏上藥　桃源洞中仙
人棋子　不生澁鐵腰帶　韋殼尚書夢中所得軟
羅纈巾　西蜀織成蘭亭　罽賓國黃金衣　筆管
上鏤盧思道燕行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
底寫國王名在上又小貌亦類之　白玉劒長二尺
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問
悉用條謹